

朱
强
著

他将一座城市千年的岁月打造成了时间的长廊
时间的展览馆。

墟土，是时间废墟的一种残渣 x ü

然后，被他发现

被他“包装”了出来。

墟土

墟土

青花图

隐者居

行砖小史

登八境台

有无帖

飘来物

日常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墟土

朱强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墟土 / 朱强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488-5

I. ①墟…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2450

墟 土

朱 强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赵 霞
书籍装帧 雨 葭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4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488-5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4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邱华栋

我此前当编辑，当了二十来年，发现了不少新人，也积累了经验，其中，与朱强的散文相遇，就是这样的。也就在前几年，我第一次在《花城》杂志上读到他的散文，就感觉非常新锐。我们当编辑的就喜欢闻味儿。一个作家有才气没才气，看看文章闻闻味儿，就知道了。北京话叫作“有嘛”。没才气，就叫作“没嘛”。这个有没有“嘛”就是有没有料，有没有希望、才气和感觉。《花城》杂志发表的作品，它比较强调一个作家对语言的敏感，以及文体的实验性。这就是《花城》的一个先锋、实验和创新的趣味。所以，在《花城》上发表作品，我一向很注意。

我读朱强的散文，一闻就觉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语言高古、现代、拧巴、较劲，又有穿越的氤氲感。后来，我们的散文编辑拿来了他的稿子，一看年纪，那么小，但看文章我还以为他是一个老汉。后来看简历，才知他是1989年生的。比我小了20岁。后来就与朱强联系上了，看了他几篇文章，挺有意思。当时，他告诉我，他要写一组关于江西赣州的文

章。这组文字里,《人民文学》陆续地发了《墟土》《行砖小史》《有无帖》等。这些散文,我也算责任编辑,除了编辑曹雪萍、李兰玉看过,我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很不好意思,最终文章发表的时候,我给他切掉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朱强的文章,我从一万五千字里拿出一万余字,如此编辑,我也是殚精竭虑,因为对于刊物来讲,有时要发一个一万五千字的散文,一下十多页,读者会读得疲倦。读十几页全是散文,读者就很崩溃。所以,散文的感觉是六七个页码,万把字,刚刚好,读者心态非常愉快。我们揣摩读者的心态,所以,必须把朱强的文章由十几页搞成七八页。

说到朱强散文的特点,我感觉,一个是大气磅礴,再有就是举重若重。他能够在一万多字的篇幅里,囊括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比如我们发的那几篇散文,他把家族记忆、个人情感、家族历史以及对赣州历史的挖掘,还有对文字、语调本身的打磨、营造、追求,都弄进去了。以至于我感觉是举重若重,信息量大,感觉丰富,情绪充沛,是小缺点与大优点纠结在一起,给人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击力。所以,在删改中,我有意去掉了一些坚硬的东西,留下了另外一些使之呈现出一种特别氤氲和丰沛的感觉的段落。正如毛竹生长一样,有时候竹林长得好,它还需要下点雨。哗哗的一片云,哗哗的一片雨。竹林里弥漫着云雨,氤氲感弥散在散文里,气氛就特别好。我就留下了他散文里的那种氤氲感。

几篇散文的题目都是我改的。最早的时候,他的《墟土》叫《虚土》,但刘亮程写过一本书,就叫《虚土》,所以必须回避。后来,我就在“虚”

的旁边加了一个“土”字。“废墟”的“墟”。一查字典，现代汉语没有“墟土”这个词。我们资深编辑也说，字典里没有的，最好不用。但我想，作家要创造啊，创造一些新词，然后丰富词典的内容。后来就用了“废墟”的“墟”。《墟土》给我的感觉，就是朱强将一座城市——赣州的千年岁月，打造成了时间的长廊，时间的城市，墟土，是时间废墟的一种残渣，然后，被朱强发现，被他包装了出来。这篇文章写得峰回路转，荡气回肠，如同大江滔滔，又如黄河九曲回肠，很好看。

第二篇散文，当初的篇名叫作《行砖》。这个“行砖”，一般人都不知道是啥意思，文章名容易产生误解。其实，他想写一块赣州城砖的历史，这块砖头在历史里行走，穿越了九百多年。走来走去，走出了他的家族史，赣州城史，以及个人的成长史。后来，我才加了个后缀叫“小史”，因为不能叫“大史”，大史是司马迁写的。不能太大。因为朱强这篇文章，所涉及的是家族记忆，城市历史，成长痕迹，想象时间什么的。这篇《行砖小史》，写得也是纵横捭阖，张弛有度，南北西东，上下千年，读来意趣非凡。

所以，我觉得朱强的写作是举重若重，大气，丰沛。最近，我的案头，摆放着几个国外散文家的文字。一个是布罗茨基的两个散文集《小于一》与《悲伤与理智》。这个布罗茨基的散文特点，就是把他对诗歌的理解、文化的理解、历史和政治的理解都融在一起，它背后的东西都特别丰富。但是他是特别小的点切入进去的，举重若轻。还有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的，像《纽约客》的一个老编辑叫E·B·怀特，他的几本散文集都翻译成中文了。但我觉得他的东西有点偏软。他也

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经验。还有一个作家，奈保尔，他把游记写成皇皇大著，动不动二十多万字。我想，他们的散文写作与朱强的写作，总体设计追求有相似处，即都是一种文化写作，精神性写作，这是朱强给自己设定的大方向，我觉得他未来的写作空间还很大，可以对那些文学大师多加借鉴与呼应。在时间记忆里拥有自己的刻度盘。

目 录

CONTENTS

甲辑

1
序

2
墟土

22
青花图

34
隐者居

42
行砖小史

59
登八境台

77
郁孤台

丙辑

138 躲春

乙辑

142 春夜

82 有无帖

146 春饮

98 飘来物

149 清明至今

106 日常帖

157 虚实

115 省府大道

166 看花帖

122 大士院

169 人间世（十九篇）

129 还乡有疾

134 夜车

214 关于《墟土》

甲輯

物

購

墟 土

1

挖土机像只笨重的昆虫，在太阳光里舞蹈。进退、转身、摇摆，骨节转动。空气中发出巨大的响声。

一个下午，我就这样愣愣地坐在废墟里，双手紧握住望远镜。土，湿而温暖。它们在铁铲底下，被一遍遍翻动、撞击、敲打。躲藏在土壤里的巨大黑暗，见光，立马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土，自当初落下来，就再也没有走了，土在下面，不断被上层土所覆盖，一层又一层，像河床一样被抬升着。

古老的房屋断断续续都倾圮了，年复一年，零落成荒烟蔓草。瓦砾、灰土、朽败的檩条，被此后陆续迁来的居民清理、粉碎、回填、平整。废墟——最终就变成了平地，新的建筑在废墟里竹节似的生长起来。平地越长越高，土的能量在地下不断积蓄。时间、建筑、新的土壤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上面践踏、碾压，施加重量，不断密实土壤的质地，

它们像岩石与金属般，在黑暗里发着光。

眼前的挖土机前面带有一个尖齿的巨铲，轰隆轰隆兮，列缺霹雳，丘峦崩摧，轻巧地就把千年的黑暗给开启了。卡车皮载着一千多年的时光，绝尘而去。九华阁门前的土地被用力切开了，呈现出一道巨大的断面，斧切刀削般地光亮着。这道光，深入地下，少说有三米。

土壤的色泽由橙红、浅黄、浅灰到深灰、灰黑、深黑依次从地下升起。因为之前我在班上一直是个出了名的考古狂，所以当我看到这样一块五颜六色调色板似的墙壁，不由自主，便想起了考古学里类似于“探沟”啦，“考古墙”啦，“文化层”啦，“文化堆积”啦等等词汇。

考古学家往往就在这些土层的剖面上，不同色泽的土壤之间，歪歪斜斜地画上一条横线，不同颜色的土，就被这条清朗的线条隔开了。一个个活泼泼的年代，花香酒气、纨扇笙箫的年代，就这样被硬生生地割开了。厚薄不均的文化层，在考古学家们手腕上画出来，他们在这些文化土层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利用镊子、毛刷、平铲、放大镜这些工具，剔除、拂拭掉表面一层层浮土，最终清理出方的、圆的、犬牙交错的、花朵般的遗物。它们遗落在时间的场里，也许是一截断砖，也许是一片碗底，也许是一枚石铍、一支笔管。总之，考古学家绝不肯轻易地放走任何一丝线索。他们在颜色深深浅浅的土层上画上一个小小记号。这些标记与遥远的年代真实而有力地呼应着，让你觉得这个整天被酒的香，花的色，唇齿的芬芳，会议，无聊的话题，谄媚与同情以及各种热闹画面占据的城市里面，竟然还居住着这样多的——你所不知道的城市。这些城市层层叠叠，明清的、宋代的、汉唐的、高琰的、卢光稠的、赵抃的、孔宗瀚的、苏轼的、《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的，年代更遥远与更加

模糊与未知的。仿佛时间、空间、万事万物都被画在了这个斑斑驳驳的考古墙上。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秋天正在一点点被凿空。除了考古墙是我假想出来的外，所有的事物都在泥土里真实着，簇新着。各个朝代的人物，摩肩接踵，低声交谈；烧火、织布、写状子、饮酒、耕作、书声琅琅。风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这个经我假想出来的考古墙。这个被挖土机开启的时间断面，它像一张绝美的地图，标记了这个城市在时间纵深里的华美瞬间。然而，考古学家们在这个下午却并没有出现（我怀疑他们在呼呼大睡），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机会出现。“古”已经被统统消灭，地图已经撕成碎片。只有推土机，闲散的工人，秋天的阳光，“有事，手机请联系×××”的暗黄纸条，卡车，地下深深的车辙，被风扬起的尘土，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划到偷窥者队伍里的我。在场。我本来也不可能在场，并且我若知道这场面也不忍心在场，只是中秋和故乡串通好了，非要把我带到故乡，而我，也就顺便看看年事已高的爷爷，以及我家楼顶叶子尚未落光的那一株葡萄。

如若匆匆来去，自然春梦了无痕，顶多在家里吹牛喝酒，再睡几个大觉。故乡的天空每天都在变化：白之后蓝，蓝之后黑，大地也在被随意篡改。我除了观看的权利与目瞪口呆的权利，当然还有感慨与悲伤的权利。可是，我却不习惯悲伤了，以前，故乡给予我的更多是熟悉、亲切、享受、陶醉和喜悦。顶多，也就是一点点咎由自取式的伤感、喟叹，以及神经头皮麻木不仁的乡愁。

可是我在家里连续睡了几个大觉，心里放怀不下，吃饭接连不断地打嗝，于是，我最终决定去焚几炷香。毕竟，这土壤也算是本城的最后一块处女地，农耕时代的处女——崇尚方言，注重岁时，尊重传统，

与青砖、瓦屋、天井、马头墙打成一片，在它身上，始终烙印着隐蔽、狭窄、灰暗、羞涩等等记号。自从永和五年（公元349年），高琰做南康郡守，在生土层抹上了一道重重的底色，然后，处女土——就开始生长。现在，它睡眠惺忪，赤身裸体，就被一束剧烈的光给照亮了，皮肉白花花的被照亮了，绽放了，被聚光灯给照亮的身体，头枕章江、贡江，脚伸涌金门外，左手搁着西津路、章贡路两条闹哄哄的大街，右手攀住救死扶伤的中医院院墙。

事情如果退一步说，假设，我不去翻看嘉靖、康熙、同治年间的《赣州府志》《赣县志》，也许也不至于那么纠结、伤感与焦虑。自然，我站在处女土上，看见挖土机、灰头土脸的工人，也不至于那样浮想联翩、歇斯底里。

事情退两步说，假如我也像我爸一样，整天宅家里，不去外面东游西逛，只知抽烟、睡觉、烧菜、谈生意，自然，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庸人自扰。可是我却生来不肖，老喜欢装模作样把自己搞得像个铁骨铮铮的文化人，物不平则鸣，不管见人见猫见狗，但凡心中不爽，止不住辄要拍案。这样一来，我就无可避免地——要与这个世界发生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了。

浩浩乎，洋洋乎。志书里，除了天文、山川、陂泽、食货、人才等等篇目，自然还少不了为这个城市画一张大大的肖像：道路、城墙、楼台、学宫、府衙、县衙、道署、寺庙、水塘、沟渠、牌坊、古树。它们像一排排胡须、眉毛、嘴巴、鼻梁、额头、青春痘、美人痣，被一丝不苟地画在这张活生生的脸上，我时常就根据这张烧饼般的脸，发挥我与生俱来的臆想，满足我灵魂出窍的嗜好。

我常常手捧志书，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小飞虫，嗡的一声，扎猛

子般地进去了。在几百年前的那些弯弯曲曲的街巷里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思前想后，有时就腆着一枚圆圆肚子，面貌猥琐，满脸酡红，样子完全像个时间特务。由于我对志书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在了那一座城市肖像，久而久之，它上面也就沾满了由我制造的各种油渍、墨水、饭粒以及种种不明物体。除此以外，还有我用铅笔沿着县岗坡、县前大街、田螺岭巷、花园塘巷以及北面城墙勾勒出来的一个不规则圆圈。

一百年前，五百年前，八百年前，由我画出来的这个小小圆圈，当然是一块香喷喷、馥郁郁的处女土。那时整个城市都是一个个大大的处女，她眼神清澈，肌肤水滑，臀部浑圆，脸颊红润，乳若丁香，脚尖并拢。所以每当我手捧县志或者府志，就没有办法不心潮澎湃，蠢蠢欲动。

尽管后来被我框在圆圈里的楼台、房屋、牌坊、水井、碑石，有的被我叔叔的嫂子的父亲，外公的丈人的爷爷的舅舅，总之，种种与我有关或者无关的人士弄得面目全非。它们被拆的拆，砸的砸，倒的倒，被风雨雷电以及暴力糟蹋过的残砖碎瓦，最终，又十分作践地被用以砌房、修路、建筑堤坝，可是，曾经地面上存在过的所有事物，最终，在土壤里都隐藏了起来。它们被一丝不漏地写进了时间的断面，详实地记录了各个时间段落里的呐喊，火光和刀光，处女土一层又一层地向上攀缘，大地不断地生长。城市，也因为层层叠叠的文化堆积——逐渐成就了丰乳肥臀。

最初使这个城市丰满起来的，当然要推五代后梁时期的“土皇帝”卢光稠。“土皇帝”卢光稠苦心经营的皇城，就被圈在了由我制造的这个小小圆圈里。但事实上，皇城却完全子虚乌有，卢光稠一生只给自己敕封了一个小小的刺史，皇城假使存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也让赣州人捂得有点咬牙切齿了。因为“皇”，在古代，就像一种极毒的毒药。一不小心，沾染上身，就可能葬送性命。如此说来，“皇城”，在赣州人心里，酝酿了足足有一千年，舌尖上蠢蠢欲动了一千年，到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动丹田里的声音，发动肺腑、肝胆以及骨头里的声音，一涌而出了。一千年里，赣州百姓做梦都在痴想，城西北由那些宽厚的红条石砌筑起来的宅院，就是一个大大的皇城，他们连蹲厕都幻想着自己就住在皇城的脚下，苦想着脸上抹着那一层亮亮的金粉。

当年外公在我五岁时，口口声声指着建国路上那一截断墙，说，这就是当年的皇城了。他很希望这种虚构的荣耀——能够从他的骨血流到我的骨血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许，一生都无法摆脱卑微的宿命，更不必说，能够接近权力的中心。于是他们只好想方设法地通过家谱与志书考证、摸索。虚构出血缘里一丝一缕的高贵。由此可以想见，这个城市的居民，在骨子里有多么渴望皇城的真实性。仿佛自从黄巢起义失败的那年起也就是卢光稠发声的那一天起，他们的思想里就有了这一道灵感。此前的赣州。就像一块大大的糕饼，被这个土豪那个乡绅左一块右一块抢食，糕饼在这些人的嘴里，被咀嚼地津津有味。专注、痴迷，并没有换来天下的清明，而是进一步滋长了他们

的贪婪之欲。盗匪们与日俱增的食欲与荷尔蒙激素，使这座小小城池沉陷在混沌之中。

唐僖宗光启元年的秋天，卢光稠与谭全播再也看不下去，终于给这个躁动不安的城市，重重地甩去了一个耳光。于是，整个城市顿时就变得沉浸了，清明了，火光也都相继熄灭了，潮水纷纷退去。失魂落魄的牛羊鸡狗，又回到牛圈、羊圈、鸡圈和狗窝里。

本来，卢光稠完全可以舒一口气，坐下来，在秋天明净的阳光里，尽情地与他的功臣们好好喝一碗酒。然后传唤城里最好的裁缝，用明黄的锦纱、缣丝或者裘缎做一件方心曲领宽大的袍子，再在上面绣上团龙、日、月、星辰、山、华虫（雉的异名）、宗彝（长尾猴尊）、藻、火以及蝙蝠。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刚刚出浴的美王，坐在秋天雍容华贵的位置，享受徐缓、明净、奢华、众星捧月的待遇。此时，在这个城市居民的内心，明显，也有点按捺不住了，他们整天梦寐以求着，翘首以盼着卢光稠能够在那把镌着盘龙的椅子上稳稳坐下，好让自己也呼吸到一点点来自皇城的空气。

然而，卢光稠最终出人意料，也出乎这座城里的鸟、树、云朵、青山、河流、蚂蚁的意料。他只是象征性地，给自己赐封了一个小小刺史，“刺”也就是检核、问事之意。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让梁太祖知道，他只是皇帝手上牵着一枚风筝，或者皇帝伸出来的一只大手，不管天有多高，路有多远，随时都可以被收回去；另一面，他也不想得罪周围的王潮、王审知、刘隐和刘岩——这一大伙胡搅蛮缠的人物。

没有人知道其真实所想。在他看来，仿佛，所有的荣耀、光环都只是过眼烟云，他眼里心里存放的，仅仅是一座城。44岁的卢光稠，突然觉得人生应该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了，军事与政治的江湖，总是